

致命青春期

陶老师：美好语言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极端

这个

星期，两起跟校园有关的突发案件震动了南京。三十四中16岁的高一女生房某，6月22日被网恋男友余某劫为人质，被捅三十多刀。民警开枪将余某击伤擒获，而房某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。23日，江宁区秣陵街道初级中学两名初一男生吵架，一名男生持刀捅了对方，这一刀致命！两条血淋淋的新闻，看得所有人很不安。为什么校园不再平静？我们的孩子怎么了？突发的案件背后，有何值得社会反思的内容？记者采访了“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中心”负责人陶■恒，并连线采访了以“个性教育”著称的作家郑渊洁。

□快报记者 戎华

危机事件必须正面媒体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太平门血案你什么时候得知的？

陶■恒：23号，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。我们心理危机干预组出面接待媒体，是我要求的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你们到学校的心理疏导，小房两名在现场的好友情绪如何？

陶■恒：我们到学校首先就是跟两名目击者联系。这个事情非常恐怖，也非常血腥。孩子们的表现不一，有的一直在哭泣，有的就不说话，有的时候也比较激动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对这两名学生的心理疏导有何不同？

陶■恒：首先要根据他们不同的精神状态。第一步允许他们情绪表达，给予支持与陪伴。第二，在他们情绪稍微稳定的情况下，观察他们的反映。他们的妈妈都来了，还要给他们妈妈一些知识，回去以后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孩子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这个心理疏导是半天，还是一个持续性过程？

陶■恒：当天上午进行了2个小时。这种情况下，孩子最好是回到自己家，由父母陪伴。所以，我们又跟父母强调了一些有关的注意点。譬如说，孩子的安全问题。所谓安全问题是什么呢？比如孩子情绪冲动，千万要注意保护，不要让孩子单独呆着。这个时候不要进行过多劝说，不要说过多道理，去解释。而是要允许

孩子去表达。如果家庭支持力度不够，我们还会安排随访。方案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跟进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从之前报道看，孩子们有点自责情绪。

陶■恒：会有。这种自责很正常。就像地震中，自己被救出来的人，对没有被救出来的人有一种自责情绪一样，是一种正常的反应。我们叫“非正常状态下的正常反应”，这个时候，孩子会很痛苦，要注意保护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一个班突然少了一个人，周围的同学会是一种什么心理呢？

陶■恒：一个班上有一个人不治之症去世，与一个人被一个凶犯残酷杀死了，同学的情绪是不一样的。后一种情况中，同学情绪多是愤怒、疑问、谴责。首先，我们主要让同学们将情绪表达出来。到后一步，我们心理学家要让孩子们完成一个心理仪式：这位同学毕竟已经去世了，在内心作一个告别仪式。

青春期爱情不能“堵”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早恋这个话题已经谈了这么多年，遇到未成年子女早恋，家长应该如何干预？

陶■恒：首先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。我看一些报道上，将这件事归结为网恋的错误，简单归结于青春期的早恋。这些归结都有失偏颇。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们学校教育、整个社会，对未成年的关注只是学习。在他们成长过程中，自然会产生，也要去面对的，包括青春期的爱情，是没有人去管的，即使去管，也是去谴责，

说孩子们不对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如果管，怎么管？

陶■恒：青春期靠“堵”行吗？不行啊，青春期的爱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。应该怎么疏？这就好像问一个老人，如何谈恋爱。谁能教别人怎么样谈恋爱？首先社会应该提供一个好的氛围，一个更加健康的环境。

总体上，青春期的恋爱是非常美好的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们的恋爱只能转入地下，他们的恋爱只能在同辈之间交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长、学校想引导都没有办法引导。我们首先应该将青少年的爱情正常化，如果不把这些感情正常化，势必会不正常地发展。

美好语言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极端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案发前，犯罪嫌疑人余某给房某的家人写过一封信，说自己如何爱房某，房某离开自己，心痛得无法呼吸。我们怎么理解余某的犯罪心理？

陶■恒：恋爱时，有的人能讲出非常美好的语言来。最美好的语言后面，有时隐藏着极端的情感。控制性的爱，有时能做出控制对方生命的事情。恋爱时，有的人什么都能付出，什么都愿意为对方去做，但必须有一点，你必须是我的。像这些情感，有时也是因为缺少引导，才导致出极端的事件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作为心理学专家，这件事给你什么样的感受？

陶■恒：伤痛。如果我们平台好一点，他们的恋爱就不会那么“地下”。他们的感情也许只有他们几个朋友知道。在他们感情发展中，缺乏了有益的引导。类似这样因爱生恨、玉石俱焚的情况，在成人的世界也会发生。有些和个人的性格、人格发展有关。余某的行动有些异常，可能有性格原因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23日，南京又出现了一个恶性案件，一个初一学生用水果刀杀死了另外一个学生。青少年看上去理性控制能力较弱。

陶■恒：其实不能全怪青少年。我们太过分了，站在成人的角度，讲我们的青少年应该怎么样，应该如何。我们为他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的社会为他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反思过？

◀青春期的爱情美好而盲目
资料图片

个性教育
郑渊洁如是说

□快报记者 戎华

童话大王郑渊洁，一直以独特的教育观点被推崇为“教育专家”，对于青少年早恋问题，他怎么看？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何影响？快报记者连线了郑渊洁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作为家长，您遇到过孩子早恋问题吗？

郑渊洁：我们家是没遇到。孩子上小学二年级，我问他班上有没有女生喜欢他，他说没有。我就赶紧让他背点古诗了，穿点吸引女生的衣服了。我们家是这样教孩子的，但是始终也没有女生喜欢他。我们觉得很失败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孩子早恋了，家长该怎么办？

郑渊洁：有一句诗放在这儿挺适合的，叫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。你要是怕孩子早恋，比如偷看什么日记啦，本来人家也没有“恋”，可能孩子只是一种好感，被家长一“审判”，就马上升级了。我想，还是应该对家长多进行一些古诗方面的教育，比如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、“有心栽花花不开”。我觉得孩子还在妇产科医院的时候，就应该给“爸爸妈妈”们教一些古诗、故事等，像“揠苗助长”的故事啦，很有道理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现在离婚率比较高，例如单亲家庭，对孩子成长有没有影响？

郑渊洁：应该是有影响的吧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逆境也是对孩子的一种锻炼。有一个人想当作家，就问诺贝尔得主海明威：我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？海明威回答：不幸的童年。很多伟大的科学家、文学家都是离异家庭的孩子，这种例子非常多。当一个人拥有两个爸爸，两个妈妈，有可能获得的爱更多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您接触过单亲家庭的孩子吗？

郑渊洁：我在北京的一个讲堂教书，离异家庭的孩子也有，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。说起自己的父母也是很快乐的。以前故事里的凶残后爸后妈，现在不具有代表性了。有的亲生父母，对孩子要求起来，可能更“肆无忌惮”，包括孩子的考试，而继父继母，要考虑到周围人的看法，反而会对孩子更好。

对话 Dialogue



(上接04版)

记者经多方采访，还原了2005年之前，还没有走出贵州赤水山区的那个余昌弘的成长轨迹。

“我这辈子命真苦，他爸爸就不争气，我都被他气死了！现在他（余昌弘）又这样，我这辈子真是太倒霉了……”裴正连，余昌弘的妈妈一直到前天晚上向记者说出了这一切，她才知道儿子闯下了大祸，犯下了重罪。

她泣不成声，深深的恐惧和无助，让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几近崩溃。她的前夫，余昌弘的生父，是一个杀死了两个同事的杀人犯，这段经历深藏于她的记忆中，已经太久没有去翻动。

1989年9月3日，余昌弘只有两岁。

余昌弘的父亲是旺隆镇中学的教师，母亲裴正连也是一名老师。在贵州山区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本来，余昌弘可以获得外人羡慕的教育而成材。

但他的父亲是一名赌徒。旺隆镇红花村，是余昌弘的出生地，村委会陈主任一听到余昌弘的名字，立即脱口而出：“知道这个孩子，出去打工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有回来过。”

谈到他的生父，陈主任顿了很久：“死了很久了，当年因为杀了人，被判死刑枪决了。”

这起发生在20年前的杀人案在当地轰动一时，历经时间的洗刷，至今仍深深地嵌在老村民的脑海深处。

38岁的李先生曾是余昌弘父母的同事，同在当地一所中学教书。他告诉记者，余昌弘的生父闲暇时喜好赌博，欠下不少赌债，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弥补。为此，余经常到处借钱，直至周围的亲朋、邻居都不愿再伸手。

“案件发生在1989年9月3日，我清楚地记得，因为那是开学后的第3天。”李先生回忆说，学校会计收上了全校学生的学杂费。因为学校和信用社有两公里远，又正值下班时间，会计没来得及将钱存入信用社而直接带回了家。

这一切，作为会计的邻居，余了解得清清楚楚。“他肯定是计算好了的。全校学生的学杂费可是不小的数目。当天傍晚，他借串门之机进入会计家。随后，会计夫妇两人便遭毒手，双双死在他的手里。他卷走钱财后，并未外逃，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安然呆在家中。”

很快，当地警方展开调查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案子告破。但全村人都没想到，凶手竟然是余老师，为了7千多元的学杂费杀人。

顿时，小村庄炸开了锅，人们惊恐不已地议论。而当年，余昌弘仅仅两岁，舆论的压力全部集中到母亲裴正连身上。她独自带着儿子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继续生活。

“这件事情对裴正连的打击很大，很长时间她都没有缓过来。丈夫没了，还要带个孩子，她又不得不在学校教书，村子里人闲话不少。不过余昌弘那时还小，不懂事。”李先生沉重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感慨。

裴正连独自带着儿子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继续生活。

几年后，她找到了现在爱人，并和他双双离开老家，外出打工，大概7年前到了深圳，现在两人都深圳的工厂里工作。儿子余昌弘职高毕业后，也前来深圳投奔二人。在这之前，余昌弘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。

暴力倾向

据李先生回忆，年幼的余昌弘似乎没有感觉到生父事情

对他的影响，看起来他和其他的孩子也没什么两样。

“他再小时候的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只是到他上小学时，才慢慢表现出来孤僻，不合群。”在李先生的回忆中，同学们经常嘲笑余昌弘是杀人犯的儿子，对他指指戳戳。

余昌弘这才渐渐开始明白，原来亲生父亲是杀人凶手，而他也必须为父亲承担起这个罪名。“他几乎没有朋友，也不跟周围的同学多说话，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好像是在在学校都是这样。”李先生说，当年的血案给村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。

李先生说，阴影似乎一直如影随形，余昌弘上初中时，周围的同学依旧把父亲的陈年往事说出来，嘲笑余昌弘。

但这个说法没有得到余昌弘同学小张的确认，小张告诉记者，自己印象里并没有同学有“杀人犯儿子”称呼过他，相反大家都很敏感地避开这个话题。“但他的亲戚和邻居不会说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而李先生则说，“余昌弘有暴力倾向。”他说，余昌弘初二时跟别人打架，导致自己受伤。“那次，两个同学发生矛盾动了粗。这一幕让围观的其他同学惊呆了，立即将受伤的同

学送去医治。”

裴正连告诉记者，儿子那次腿上挨了一刀，不得不住院治疗。小张也向记者确认了这起事件，他说自己因为不在场已经记不清事情的起因，只知道事后余昌弘挨了学校一个处分。

事件发生后，余昌弘在无形中孤立了起来。

李先生说，这件事很快在当地传开，村民们为之震惊，并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余昌弘，回家告诫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在余昌弘面前提起他父亲的事。“他们担心他如果再受到刺激会做出极端的事。”

原本余昌弘的成绩一直中

等偏上，但这起事件后，他的成绩下滑很快。没能升入普通高中，而是进入了一个职业高中。

他高高的个子，很快使得他成为学校男生的一个“头”，小张对他高中的评价是人比较“□”，所幸在高中阶段他没有惹出什么大事。“高二时，他外公去世，这事对他的刺激也很大，自那以后，他变得更加孤僻，不愿和人交往。”小张说，外公外婆是一手把余昌弘带大的人，他当时非常伤心。

2005年，余昌弘离开贵州老家，来到了深圳投靠母亲和继父。在深圳，他自我为敌，孤立了自己，不愿与母亲，更不愿

与继父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。

他自己找工作辞工作，甚至都不和父母商量，就自己做主。而业余时间，他在浩瀚的网络中寻找自我，收获感情，进而酿成了一出人间惨剧。

他的疯狂冲动，把自己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，也把两个家庭带进了无尽的痛苦之中。他自认为自己设计的结局凄美而悲壮，实际上血腥而残暴。

在采访的最后，裴正连哭着问记者，惶惶然：“他杀了人，应该不会活着出来了？”躁动的青春，因为埋下了畸形的种子，收获的必然只有苦果。